

北乡

白锡军 著



小时候，我们都在庭院里种花，
秋天就是一大丛一大丛的菊花，
还在堂屋供桌上插花。
安静的秋日午后，
一张竹椅一本书一台收音机，
以为一生都会在这个僻静安详的山村度过……

——献给我挚爱的故土和家人

2015年度
湖州市优秀文艺作品扶持项目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白锡军

浙江安吉人，祖籍温州平阳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湖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政协安吉县第六届、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喜欢阅读，热爱大自然

出品人：鲍观明
责任编辑：何小玲
封面设计：林朦朦
摄影：邬岸真



微阅读 微出版 微社交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官方微信



上架建议 小说·乡土

ISBN 978-7-5178-1874-8



9 787517 818748 >

定价：28.00元

北乡

白锡军 著



小时候，我们都在庭院里种花，
秋天就是一大丛一大丛的菊花，
还在堂屋供桌上插花。
安静的秋日午后，
一张竹椅一本书一台收音机，
以为一生都会在这个僻静安详的山村度过……

—— 献给我挚爱的故土和家人

2015 年度
湖州市优秀文艺作品扶持项目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乡 / 白锡军著. —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78-1874-8

I. ①北… II. ①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9950 号

北 乡

白锡军 著

出 品 人	鲍观明
责任编辑	何小玲
封面设计	林朦朦
版式设计	杭州尚俊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 (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202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1874-8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本书作者 白锡军

浙江安吉人,祖籍温州平阳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湖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政协安吉县第六届、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喜欢阅读,热爱大自然

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代序）

“北乡”是浙北乡村的缩写，是我深深热爱的家乡安吉所在地。这个题目的灵感源于川端康成的《雪国》和沈从文的《边城》。

安吉建县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至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汉灵帝赐名“安吉”，源自《诗经·无衣》中的诗句“岂曰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安吉更早的历史可追溯到秦朝设置故鄣县。据《越绝书》记载，秦始皇于三十七年（前210）东游会稽，“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

动笔之初，“逃离北上广”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创作《北乡》就缘起当时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到的一篇写官员辞职回乡创业和大学教师去国企追求自身价值的文章，以及相关的评论。离不开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是一代人的迷茫。自2014年动笔到今天，城市依旧有着无穷的吸引力，但回乡工作或者创业的大学生多了起来。社会多了宽容，选择多了理性，这是进步的体现。

小说中的君慧、苏阳、行远，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对事业有追求，并做出了一番成绩的行业中坚力量，是我们这个时代正能量的代表。面对已届高龄的父亲，君慧舍弃了在大城市优越的物质待遇和身为名师的职业荣耀，回乡照顾老人、抚育孩子，为基层教育服务。苏阳是改革开放后精英一代的代表人物，一个农村孩子靠着知识改变命运，读名校，出国留学，成为国际知名专家，但不忘初心，报效祖国。行远有追求，有干劲，是在迷茫中奋力前进的年轻一代不慕虚荣、扎扎实实实现自身价值的典范。

互联网带来资讯的畅通，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够站在神坛之

上。工作之外就是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花，各有各的情趣。《北乡》展现的就是浙北乡村的风土人情，在随大流的同时保存了古朴和安逸。一如家乡那条流向黄浦江的西苕溪，岁月再变迁，它也只是默默地流淌——无非就是雨季时水流湍急，旱季时露出浅滩。

除去在外求学的几年，我一直生活在安吉。这里有崇山峻岭、平原沃野，也有山峦起伏、溪流潺潺；有岳飞抗金的独松关遗址、书画大师吴昌硕的故居，也有老山前线的英雄和吟诗作画的乡亲……在这片土地上，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化的美丽乡村浑然一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论断的发源地，更是我国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唯一一个县。

我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更爱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梅溪镇甲子村。本书附录的系列散文《水库边的大学》里，就满载着我对家乡的深情和对年少岁月的回忆。题记中我称家乡为“故土”，是因为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村已经整体搬迁，归于寂静。

2016年盛夏，我独自去了千里之外的老家——位于南雁荡山的温州平阳县水头镇徐垞村。自从1945年祖父母带着三个孩子举家北迁，孙辈里我是第一个回老家的。在海拔千米的山头，破败的祖居犹在。站在父亲儿时玩耍的庭院，看蜿蜒层叠的山路、梯田，在阳光下闪耀着和当年一样的青翠白亮，我心情平静，仿佛自己从来不曾离开过这里。

而此时，在“北乡”的老宅，尘归尘土归土——正在建设中的“商合杭高铁”线路从我家乡穿过。接受现实，我亦心情平静。

白锡军

2016年11月

目 录

CONTENTS

北 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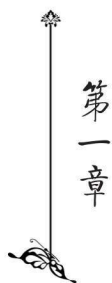
◇第一章·····	002
◇第二章·····	022
◇第三章·····	040
◇第四章·····	061
◇第五章·····	083
◇第六章·····	101
◇第七章·····	121
◇第八章·····	143
◇番外 找爱的孩子·····	170

附 录 水库边的大学

◇光阴的故事（代序）·····	186
◇那一年的映山红·····	189
◇金银花开·····	193
◇妈妈的番薯粥和阿花妈妈的番薯丝饼···	196
◇水库边的劳动课后喷香的点心·····	200
◇西厢房里的小方桌·····	203
◇乡村的雪·····	206
◇放学之路·····	209
◇昨日红颜·····	212
◇惊鸿一瞥·····	215
◇岁月留声·····	218
◇围炉夜话·····	222
◇八月的乡村·····	225
◇那一园的李子·····	228

北 乡





第一章

穿过林间蜿蜒的山路，便是北乡。暮色中山林清晰可见。车子在山坳中停了下来。

老人闻声打开院门，一条大黄狗摇着尾巴挤着门冲出来。一阵暖意袭来。

女子按下车门锁，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从后门下了车，奔过来：

“外公！阿呼！”

老人慈爱地拉起小男孩，大黄狗蹭着小主人，朝家里走去。女子将车开进院子，停在东边围墙下。一丛丛怒放的菊花正对着车头。

低下头，托起花蕊，深深吸口气，一股草本植物特有的草青味。

又闻菊花香。时间过得真快啊，回到老家已经一年多了。她想。

那个时候——已经快到夏天。暮春的北乡，草木葱茏，散发着清香。那是一年中最撩人的季节。

“慧，真的想好了？”灯光下，父亲认真地问。

“嗯。”君慧喝着滚烫的茶，低声应道。

“那爸爸欢迎你！”老人转身，悄悄抹了一

下眼角。

回到省城的学校，君慧向领导递交了回老家北乡的申请报告。七月，她带着孩子回到老家，接收单位是离家不远的古梅镇小学。

父亲已年逾八十，是君慧最依赖的人。母亲不在了，自己就回来陪他度过安详的晚年吧。

天色渐沉。

山坳里各家的灯光，就像星星浮着不动，偶尔闪一闪。

父亲去关院门。按灭走廊灯，又关上大门。

“阿呼！”

阿呼马上摇着尾巴到走廊上自己的窝里躺下——值夜班。

君慧正在给父亲泡茶，泽儿进来了，手里拿着玩具小汽车。

“妈妈，痒！”他左胳膊向后甩，肩胛一缩一缩的。

做妈的马上放下茶杯，蹲下来，哈了哈手心手背，伸进儿子的衣服里。

“上面点……下来点……妈妈，痒！哈哈哈哈……”孩子大笑着把身子扭来扭去。

君慧抓牢孩子，按住发痒的点，用力挠了几下，又用掌心来回抚摸。

“谢谢香老妈！”泽儿拿着小汽车又跑开了。

君慧望着儿子的身影，微微一笑，低头去拿茶杯。两叶一芯的毛尖竖立着，先上下游动，再铺陈杯底。更细的芽头竖立着，沉到杯底，轻轻摇摆。

“爸，茶！”——老人在看《新闻联播》。

轻轻开了大门，君慧去检查一下。打开走廊灯，环顾四周，确定没有家什被遗漏在院子里。她又去检查院门的锁有没有上保险。阿呼轻轻跟在后面，悄无声息。

君慧摸摸阿呼的头，带它回窝。关了廊灯，关上大门。厚重的铁门发出“嘭！嘭！”两下声音。

山坳里的“星星”逐渐变少。过了八点，大部分人家都睡了。

偶尔有几户人家的年轻人在上网,灯光昏暗得几乎辨认不出。

晨雾缭绕。

阳光穿过枝叶间的一丝丝空隙,雾气沿着光束翻腾飞舞。

连绵如脊背的山峦,重重叠叠,连在一起又急急分开,高高低低。北乡俯卧在山下。山峦像水牛一样盘着,东边是牛尾,西边是牛头,北边是牛身,构成天然屏障。向南是巨大的面包状丘陵,山林、坡地、水田夹杂其间。

北乡是个隐蔽的所在,隶属古鄆县。离它十里之外,就是曾经繁华的古梅小镇——借助“黄金水道”通向苏杭和上海,唐朝即开埠,繁华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君慧站在二楼阳台眺望。

眼前这一条特别漂亮的松林带,属于云林林场。晨雾在山腰停留,乳白色的雾团中间浓两边稀,像扯不住一样慢慢断开。两边的薄雾随轻风缓缓移动,忽左忽右地往上飘。待飘到山顶,没有了松针的衬托,就融在晨曦里,看不见了。

有炊烟升起来,各家开始烧早饭。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君慧常觉得炊烟也有那种意境。

闭上眼,深深吸一口清寒的空气,她满足地下楼。

“赏花赏月赏秋香”是周星驰在《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台词,咱是“赏花赏林赏云雾”啊——想起昨天收到的好友爱玉的短信,说是雾霾已经开始在省城张牙舞爪了。

铁罐里的水正在咕嘟咕嘟地滚着。

“爸!”

“嗯。”

老人正用火钳夹起一块炭火,凑近嘴边的“红双喜”,用力猛吸几下,点着了。他把炭火扔进灶膛,默默地享受起来。灶头对面,是一整套现代化厨房用具。

早饭是番薯粥,配上腌扁豆、花生米和炒青菜。泽儿的水蒸蛋

在锅里焖。今天是周六，让孩子睡睡懒觉。

家里延续着母亲在时的习惯。晨起理床铺，烧水，灌满几个热水瓶。炒菜，焖粥。焖粥时扫地，先扫堂屋、擦拭供桌，再扫卧室、庭院。吃早饭，洗涮，打扫厨房。泡茶喝。窗明几净，井井有条。

一直以为这些事在每个家庭都是理所当然的。长大后在同学、朋友及亲戚家待得多了，她才发现母亲是多么善于持家——干净、勤劳、热情待客，还有一手出色的厨艺。

喝过滚烫的茶水，再点支“红双喜”，父亲满意地站起身来，去浇菜。

菜园在屋后。君慧替父亲拎开活动菜园门，斜靠在篱笆上。父亲拎着水桶，拿着瓢，停在杉树下。

那地方是毗连松林的小丘半腰。地里种满了青菜、萝卜、姜、大蒜、小葱、菠菜。朝阳洒在上面，菜叶上尚未蒸发的露珠闪亮着，一派生机。

父亲用力把水泼向菜畦。随着手的弧度，水呈抛物线，如金色的帘幕洒下来。父亲嘴上抿着烟嘴，一截烟灰轻轻折断，掉下来。灰烬沾在父亲的蓝色卡其布衣角上。

“外公！我起来了！”二楼右边窗口探出泽儿可爱的小脑袋。

“乖！外公来了！”父亲放下塑料桶，把水瓢“噗”地往桶里一丢，溅起几串水花。

君慧在菜畦边，朝泽儿挥挥手。

行远在慢跑。

两边是苍翠的劲松。一群鸟儿忽而飞到这边树枝上停留，忽而扑棱棱地飞到那边林梢，叽叽喳喳追着玩，享受着自由的天空。

行远深呼吸，脸上带着笑，莫名地开心。

隐约有琴声传来。这可让他吃了一惊，加快步子向前跑去。山路拐个弯，豁然开朗：好大一个山坳，散布着不少人家。琴声是从离大路最近的院子里传出来的。他放慢脚步，细细聆听，是法国影片

《天使艾米丽》的同名主题曲。影片他很熟悉,这支手风琴曲也被中央电视台“第十放映室”选做结束曲。那个文艺范的主持人居文沛,有深深的魅力。

让行远吃惊的不是手风琴居然还有人拉,而是在这山坳里居然有人会拉手风琴。他好奇得很,一定要过去看看。

院子铁门敞开,中间一条水泥路,两边是竹篱花圃,再进去是长方形院子。两层三间楼房,西边搭了间厨房,厨房正对着一棵高大的梧桐树。竹篱上盘绕着一丛丛金黄、雪白、浅紫的菊花。东边围墙下停靠着一辆深红色福特越野车。

一位黑长直发、个子娇小的女子斜对着菊花丛,低头拉琴。

一曲终了。女子仍低着头,似有所思。

“啪!啪!”行远鼓掌,提醒有人在听。“不好意思,我欣赏了!”他站在门口说。

“哦,谢谢!”女子左手托着琴,站起来微笑道。一身浅粉色针织连衣裙,中袖,及膝,修饰出她苗条丰润的曲线。深肤色丝袜,绛红色踝靴,长而顺的黑发披到腰间。有意思的女人,行远心里想。

女子依旧坐下,安静地拉她的琴。行远笑着摇了摇头,原路返回。

传到耳边的是欢快的《青春舞曲》,等《西班牙斗牛士》的旋律传来时,他已经拐进了山林里。

总忘不了那琴声。

作为集团大项目的工程师,行远对于在荒僻处度过一个个忙碌的日子已经习惯。这么多年,行踪都在大自然——荒山野岭。

从工地回到办公室,还只是下午四点多,行远决定再去看看。

黄云凝幕。

夕阳的余晖洒在菊丛上,泛起点点光彩。女子拿着一本书朝东靠在躺椅上,夕阳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厨房里传来炒菜声,有菜籽油的醇香。

“外公,柴没了!”稚嫩清秀的男声。

“哦。”老人应声而出。厨房外的走廊上码着整齐的柴堆。